

上頭的天堂

——「此處」對「別處」

如果你為了在天堂獲得獎賞而行動，那麼，你可能會獲得你所欲求的，但這不是默觀的行動——愛的行動。默觀的行動整個關切就是正在做的事情，並沒有什麼先入的、想要獲得完美或取得獎賞的想法。默觀者吃飯就是吃飯，睡覺就是睡覺，祈禱就是祈禱，就如大師們提醒我們的那般，他們行動就如艾克哈特大師所說的「沒有一個為什麼的問題」(sunder warumbe)。(5)默觀者不會設想「來一生」意味著什麼，好像現在所經歷的生活不是生活，不是生命，也不是事物本身似的。

默觀者在所體驗的處境中體驗到天堂

根據絕大多數的傳統，默觀者正是在所履行的行動中，在所體驗的處境中，在今世體驗到「實在」、上帝、天堂、「梵」、解脫、涅槃、開悟、覺悟、真理、「存在」或虛無。就如神秘主義者所言，默觀的生活已經是一種天堂狀態、最究竟的生活。東方基督教靜修傳統的沙漠修士、敘利亞的聖以撒 (St. Isaac of Syria)，說到內在的心

房就是天堂：「因為它們兩者是同一的，進入其一即通達兩者。」⁽⁶⁾ 如果情況並非如此，如果還有別的理想，你就是尚未達到默觀。

「老師啊！我已跟隨你三年了，我得到了什麼？」那位印度教的古魯回答道：「你丟失了什麼嗎？」⁽⁷⁾ 基督教《約翰福音》說：「腓力，……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。」（《約》14:9）無須其他的了，你不必去到任何地方。涅槃即世間（輪迴），世間即涅槃，大乘佛教如此肯定。⁽⁸⁾ 拉比亞·阿爾—阿達韋亞（Rabiah Al Adawiyah）^[9] 這位偉大的穆斯林婦女，從一名笛手轉變成為一名隱士，她唱道：「倘若我必須去地獄，這沒有什麼；天堂就是這地獄，就是你，就在這裡。」⁽¹⁰⁾

渴望任何事物，即便渴望並不渴望，這也已經表明你缺乏默觀精神，你尚未達到那神聖的中立（holy indifference），這種中立為依納爵靈修（Ignatian Spirituality）^[11] 的和吠檀多學派的靈性所強調，它超出了所有的差異，以至如《泰迪黎耶奧義書》（*Taittirīya Upaniṣad*）所說的，默觀者被視為「超越善惡」（beyond good and evil）了。⁽¹²⁾ 「超越善惡」一語應得到正確的理解，⁽¹³⁾ 如果你做了自認為錯誤的事，那麼，你當然沒有超出善惡。我們可能質疑說，儘管超出善惡是可能的，但一旦承認這一可能性，那麼善惡的概念就不再適合於描述被認為已超出善惡的行動。《泰迪黎耶奧義書》（II, 9）明確地說道：「『我作惡』、『我行善』這兩種想法（在覺悟者處）不會出現。」⁽¹⁴⁾ 新的純真（New Innocence）不是可以被隨意宣稱的事物。⁽¹⁵⁾

對默觀者而言，凡事都是神聖的

默觀者無須上頭的天堂，因為對默觀者而言，凡事都是神聖的——他們視「神聖的」事物為凡俗。他們吃禁吃的面餅，焚燒神像，

把腳擱在林伽 (linga) [16] 上，不守安息日的具體規條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把一切凡俗的事物都視為神聖的。默觀者的心，正如那位基督教沙漠修士所肯定的，是一顆「為每一個生物——人、鳥、動物、魔鬼，為一切創造物燃燒的心」。(17)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」(《太》6:10)，這是一句古老的禱文。著名的蘇菲神秘主義者伊本·阿爾—阿拉比 (Ibn Al-'Arbī) 肯定，發現這一真理的人「已掌握了靈性道路的秘密」。(18) 大乘佛教傳統說：「逢佛殺佛！」(19)「逢基督吃基督！」這可以成為一句基督教的真言 (mahāvākya)。

默觀的態度是並不為明天擔憂，它不關心自己證得涅槃或贏得天堂，這就是為什麼默觀者不爭論教義的緣由。神秘主義者會接受既定的教義，但他的信仰不會完全依賴於它們，神秘主義者的信仰比一個信念體系的要求走得更遠。教義是拐杖，或至多是管道或眼鏡，但並不包括隱含在這些傳統隱喻中的行走、水和風景。「教條」是假設、「意見」(在該詞的原初意義上)，而不是真正的「見」(theoria)。(20)

正如庫薩的尼古拉 (Nicholas Cusanus) [21] 重複艾克哈特大師的話所說的：「真理只能為它自己所理解」；這觀點也為拉馬納·馬哈希 [22] 和其他許多前前後後的人所重複。他們是各自獨立說出的，因為在每個人那裡它都是一種直接的發現。任何不是基於自身的斷言都不可能絕對真實。默觀者知道，「我的上帝，我不是為著你已許諾給我的天堂，因感動而愛你」(no me mueve, mi Dios, para quererte / el cielo que me tienes prometido)，正如西班牙黃金時代 (Golden Age) 的默觀者常說的，他們奮力表明「寂靜主義」(quietism) [23] 的積極面，再次展現《薄伽梵歌》和佛經在若干世紀前所說的：你應該既不淡漠 (careless) 也不關心 (careful)，因為你既不「缺」(less) 也不「滿」(full)，而是自由的，無憂無慮的 (carefree)。(24)《彌曼差經》(Mīmāṃsā) 上說，為了去天堂而舉行的獻祭 (svarge kāmo yajeta) (25) 是

一件大事；但吠檀多補充道，你將獲得解脫的卻不是這條道路。

現代人可以不信獎善懲惡的上帝，可以不那麼關心上頭的天堂，但現代人的絕大多數活動都是眼睛盯著種種瑪門（Mammon）[26] 完成的，而瑪門有賞有罰，而且不在上頭，而是在「後頭」。默觀者對這類刺激物卻無動於衷，他們已在心中發現，「虛心的人有福了」（《太》5:3）。錢財於默觀者完全不是一種誘惑，他們並不是鄙視錢財，他們只是毫不依附於它，並不是以與現代人相同的方式需要它。正因如此，為了生活而需要錢財的文明是反默觀的。

【注釋】(1) 為原注；[1] 為譯注

- (5) 例如參看 Predigt 26 (*Deutsche Werk* II, 26-27)；Predigt 41 (DW II, 249) 以及該異文校勘版 (Quint 編, *Stuttgart: Kohlhammer*, 1936) 中其他各處。
- (6) 轉引自修士 Callistus and Ignatius, “Directions to Hesychasts”, 載於 *Writings from the Philokalia*, p. 220。也可參看克里索斯托姆 (Chrysostom) 的話：「恆常地默守上主耶穌基督之名，以至於心靈吞噬了上主，而上主也吞噬了心靈，兩者合二為一。」同上，p. 223。
- (7) 這位古魯名叫拉馬納·馬哈希 (Ramana Maharshi)。
- (8) 龍樹 (Nāgārjuna) 的驚人洞見：「涅槃與世間，無有少分別，……如是二際者，無毫釐差別。」參見龍樹，《中論》XXV, 19-20。類似洞見也可見諸喀什米爾濕婆教派 (Kashmir Shaivism) 這一思想豐富的傳統，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詩人兼哲學家阿毘那伐笈多 (Abhinavagupta, 約十世紀，是不二論的最高闡釋者)。他們的說法是：在涅槃中見世間 (輪迴)，在世間中見涅槃。參見希伯恩 (Silburn) 的翻譯與注釋, *Hymnes de Abhinavagupta* (Paris: L'Institut de Civilisation Indienne, 1970), p. 36。
- [9] 拉比亞·阿爾-阿達韋亞 (Rabiah Al Adawiyah, 714-801)；伊斯蘭教蘇菲派 (Sufism) 的女聖人。
- (10) 比斯托米 (Bistami) 也是。其他參考引文參看 G. C. Anawati, L. Gardet, *Mistica islamica* (Turin: S. E. I., 1960), p. 173, 等。也可參看 L. Gardet, *Expérience mystiques en terres non-chretiennes* (Paris: Alnatie, 1953), “Rābia, chanter du pur amour”, pp. 101-114。
- [11] 依納爵靈修 (Ignatian Spirituality)：由西班牙的聖依納爵·羅耀拉 (San Ignacio de Loyola, 1491-1556) 所創。他將軍事管理、神祕主義及修道主義融於一體，創立耶穌會，並著有操練手冊《神操》。依納爵之神操默想的內容源於《聖經》，特別是《福音書》，並運用想像，將這些故事具體呈現。依納爵靈修的特質是：(一) 根基於對天主的感恩與敬畏；(二) 分辨善惡之意識的培養；(三) 有力量承擔救贖的責任；(四) 獻身於服務的行動；(五) 一種革新與創造的靈修。
- (12) 《泰迪黎耶奧義書》(*Taittirīya Upaniṣad*) II, 9。
- (13) 例如參見《薄伽梵歌》II, 50。
- (14) 也可參見《大林間奧義書》(*Bṛhadāranyaka Upaniṣad*) IV, 3, 22 以及《彌勒奧義書》(*Maitrāyayaṇa Upaniṣad*) VI, 18。(譯按：《泰迪黎耶奧義書》

之譯文可參見徐梵澄譯，《五十奧義書》（頁 304-305）：「是人也，更無苦於『我為何未行善耶？我為何已為惡耶？』……有如是知者，自脫乎此。蓋如是知者，得釋其自我於此二端矣！」）

[15] 參見 Panikkar, "The New Innocence", 載於 *Cross Current* 27, No. 1 (Spring 1977), pp. 7-15。

[16] 林伽 (linga)：象徵古印度吠陀宗教、印度教神祇濕婆，是寺廟裡膜拜濕婆的標誌。

[17] 為聖以撒之言，轉引自 Callistus and Ignatius, *Writings from the Philokalia*, p. 219。

[18] *Fusūs al-hikam* XVI.

[19] 參見《臨濟慧照禪師語錄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七卷，頁 500b。

[20] 「教條」(英文 dogma；拉丁文 placita) 一詞來自希臘語「dokéo」，意指「那看來好像是」，其最初的翻譯是「意見」。參見我在 *Religi6n y Religiones* (Madrid: Gredos, 1965) 一書中所作的討論 (pp. 76-77)。「contemplāre」是西塞羅 (Cicero) 對希臘語「theoria」(見) 一詞的翻譯。

[21] 庫薩的尼古拉 (Nicholas Cusanus, 1401-1464)：生於德意志城市庫薩，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，也是德國最早的人文主義者。尼古拉從人文主義精神出發，以上帝、宇宙、人為三大主題，建立了西方近代第一個有泛神論傾向的、相對完整的哲學體系。尼古拉認為上帝是絕對的極大，宇宙是相對的極大，宇宙中的事物與宇宙整體是矛盾的，也是統一的，即極大與極小是統一的，「一」與「多」是統一的。這種觀點直接影響了以後辯證法思想的發展，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辯證法的前驅。他有許多宗教和哲學的著作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有知識的無知》(*De docta ignorantia*)。

[22] 拉馬納·馬哈希 (Ramana Maharshi, 1880-1950)：廿世紀前半葉印度最著名的心靈導師，與室利·拉馬克里希那 (Sri Ramakrishna)、甘地 (Mahatma Gandhi)、室利·奧羅賓多 (Sri Aurobindo) 並列為印度四大聖者。

[23] 天主教神修學派的主張，認為人要修德為聖，在於絕對寂靜，逃避外務，合一於天主。

[24] 因害怕宗教裁判所，西班牙文本的作者是匿名的；人們已將其歸於聖德蘭 (St. Teresa) 等人所作。另參見《薄伽梵歌》III, 4、IV, 20、XVIII, 49；《長部》III, 275。(譯按：潘尼卡在此處通過詞尾變化來表達精

微的思想，我們注出原文，供讀者玩味。)

(25) 婆羅門的祭儀用語。

[26] 瑪門 (Mammon)：原意指「錢財」。